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11
17 December 1974

CHINESE

第一八一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	(澳大利亚)
<u>出席：</u>	奥地利	扬科维奇先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庄焰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尔·萨尼先生
	伊拉克	扎哈维先生
	肯尼亚	迈纳先生
	毛里塔尼亚	哈桑先生
	秘鲁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恩吉内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英语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请各国代表团合作，严格遵守上述的时限。

上午十一时五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上沃尔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575)

主席： 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送给安全理事会主席一封信，要求按照宪章有关条款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邀参加理事会讨论议程上的问题，但无表决权。按照惯例，我提议，如果没有人反对，就依照摩洛哥代表的请求，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周围的座位有限，我请摩洛哥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当该他发言时，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摩洛哥代表扎米先生应主席邀请，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

主席： 我还收到一封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考虑到它对大会决议所宣告的纳米比亚国际领土的特殊责任以后，愿意参加安全理事会即将召开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会议。本理事会将由下列代表出席：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圭亚那的拉什利·杰克逊大使；赞比亚的格·津巴先生；罗马尼亚的彼得·弗拉齐努先生；和印度的巴迪拉雅先生。”

大家也许记得，以前在审议纳米比亚局势的时候，安理会曾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各位代表，特别是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第一六二八次会议、一九七二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一六五六次会议、和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日第一七五六次会议。因此，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建议安理会根据其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对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的主席及其他成员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已经同意了我的建议。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杰克逊先生（圭亚那）；和代表团其他成员——津巴先生（赞比亚）、弗拉齐努先生（罗马尼亚）和巴迪拉雅先生（印度）——应主席的邀请，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 我还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肯尼亚、毛里塔尼亚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们十二月十七日的一封信，这封将以安全理事会 S/11580 号文件分发的信，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对西南非人民组织对外关系秘书彼得·穆埃什哈恩格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三位代表的请求，按照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发出邀请。因此，我邀请穆埃什哈恩格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到适当时候，我再请他发言。

穆埃什哈恩格先生应主席邀请，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

主席： 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是应代表非洲国家集团的上沃尔特常驻联合国代表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1575）里所提的请求而召开的。在这方面，安理会也收到了秘书长十二月十三日的一封信（S/11576），信中提请注意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大会第 3295（XXIX）号决议。该决议第二节全文如下：

“大会．．．

“促请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以便依照联合国宪章有关各章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此外，我要促请安理会各理事国特别注意第S/11579号文件，它载有肯尼亚、毛里塔尼亚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联合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我们就这件事进行协商时，大家共同表示希望安理会在听取任何发言之前，首先表决这项决议草案。

因此，除非任何理事国特别希望在此时发言，而且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打算现在就对第S/11579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表决以举手方式进行。

赞成：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哥斯达黎加、法国、印度尼西亚、伊拉克、肯尼亚、毛里塔尼亚、秘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我发现安理会所有理事国都赞成这一决议草案，因此我宣布它获得通过。

发言人名单上报名的第一位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杰克逊大使。我现在请他发言。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杰克逊先生（圭亚那）：主席先生，我很荣幸地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身分，在安全理事会就纳米比亚问题举行的这次辩论中发言，同时我要感谢安理会的理事国给我机会发言。我发言的时候，正是您这位澳大利亚的著名人士担任主席的时候，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光荣。因为你的智慧、耐心、机智和奉献，是人所共知的，你能在澳大利亚在本届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任期将要届满之时，指导安理会讨论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十四年前，一位前任英国首相访问开普敦时，很有启示地谈到“变动之风横扫非洲”。果然，以后不久变动之风就横扫了非洲，为当时还在殖民控制之下的大多数国家带来了独立和联合国的会籍。这些发展点燃起殖民主义将从那个大陆迅速消除的希望。然而，这些希望还有待实现。因为以种族优越为基础和被国际社会的一些成员所积极支持的一个殖民统治区已在生根，特别是在南部非洲，这是一个为白人霸权提供，并继续提供一条虚幻的免疫地带的地区。

有一阵子，变动之风似乎已失去了它的来势。我们这些渴望和努力追求自由和大力提倡迅速结束殖民主义的人们陷入了漫漫长夜。历史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是：在殖民枷锁下的人民——他们之中的大部分——总是要站起来反抗暴政的。在南部非洲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随着比勒陀利亚—索尔兹伯里—里斯本轴心的日益巩固，解放运动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也日益加强，他们为自己的正义事业所点燃，并受到了广大国际社会成员在联合国这里和在外边积极支持的鼓舞。

这些综合努力的成功，已将我们带入一种情况，使得今天我们对未来整个非洲的自由有了实现的希望，有些希望已受到了挫折。几内亚—比绍现在是本组织的一个成员。而在莫桑比克、安哥拉、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津巴布韦，非殖民化的进度显然已在加速。目前，凭着历史古怪的扭转，那些“变动之风”正猛吹着那个不幸的国家的领土，有些人也许会说出乎预料，但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早已预言过了。

六个星期以前，安理会对未来南非和联合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历史性的辩论。我们都知道安理会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但将继续处理这个问题。在那场辩论中，南非对纳米比亚国际领土的应受谴责的行为完全暴露了出来。残暴的压迫措施、有系统地消灭最基本的政治自由、全然否定基本权利、残酷地剥夺自然资源——总之，以各种怪异的种族主义概念为基础的持久恐怖运动、威胁和压迫，在十月份在本会议厅举行的谴责南非的会议中已经完全列举出来了，而这种怪异的种族主义想

法正显示出在纳米比亚活动的比勒陀利亚一伙的行为特色。南非公开地、穷凶极恶地和固执地违抗联合国宪章、其决议案和各种决定、以及国际法，来执行这种行动路线。这种藐视行为震撼了绝大多数人类的良知。

对纳米比亚这个问题，联合国已给予长期而特别的注意，而南非坚持违抗我们所有努力的长期记录是显而易见的。

自从纳米比亚理事会设立以来，安全理事会已经多次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早在一九六八年，当第246(1968)号决议获得一致通过时，安理会即曾促请南非对纳米比亚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并决定：

“南非政府如不遵行本决议的规定，安全理事会当立即开会决定符合联合国宪章有关规定的有效步骤或措施”。

一九六九年，安全理事会根据第264(1969)号决议，促请南非“立即将其管理机关撤出该领土”，并再度承诺，如果南非不遵行该决议的规定，安全理事会应立即召开会议。当年稍后，安理会根据第269(1969)号决议谴责南非拒绝遵行安理会较早的第246(1968)号决议，并重新促请南非政府无论如何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四日以前立即将其管理机关撤出纳米比亚。安理会再度表示有意在南非不遵行该决议的规定时，立即召开会议。

一九七〇年一月，安理会在其第一五二九次会议上，就纳米比亚问题采取了更进一步的决定。严厉谴责南非政府拒绝遵守大会及安全理事会有关纳米比亚的决议；再度宣告南非当局继续留驻实属非法；并认识到南非政府违抗安理会的决定有损联合国的威信。当年稍后，在七月份，安理会至为关切地注意到南非政府蛮横地拒绝遵行安全理事会要求南非立即撤出该领土的决定，安理会并同意继续积极处理这个问题。在同一会议中，安全理事会向国际法院提出下列问题，征求咨询意见：

“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对于各国的法律后果如何？”

我们都知道国际法院咨询意见所用的词句和南非断然拒绝接受国际法院的判决所用的词句。然而，当安全理事会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处理这个问题时，它通过了第301(1971)号决议，谴责南非政府意图破坏纳米比亚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措施，它再度促请南非撤出该领土，并宣告：

“南非政府如果再度拒绝撤出纳米比亚，即可能造成有害于维持该区域和平与安全的情势”。

一九七二年安全理事会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历史性会议再度注意到纳米比亚问题。在那些会议上，通过了第309(1972)号和第310(1972)号两项决议。第一项决议，除其他事项外，重申纳米比亚的国家团结和领土完整，并请秘书长

“...和所有有关方面接触，以期建立必要条件，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行使他们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在第二项决议中，安全理事会再度强烈谴责南非拒不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再度宣告南非对安理会各项决定采取违抗态度，损害了联合国的权威，重申南非政府继续占领纳米比亚，造成了危害该区域和平与安全的维持的情况，并再度促请南非撤出纳米比亚，同时，要紧的是，决定在几年后

“南非政府倘不遵行...决议，安全理事会立即召集会议，按照宪章有关各章，决定有效措施，确保...决议的迅速完全执行”。

秘书长努力的结果是大家都晓得的。正如许多人的预料，与南非政府的对话是一场与聋子的对话。因此，安全理事会在去年十二月十一日，以秘书长报告书为基础决定按第342(1973)号决议停止早先开始的接触，是毫不奇怪的。

当时，这是安全理事会一年中第一次实际审议纳米比亚问题。

有三个主要因素鼓舞了对安理会讨论结果的期待：过去几年安全理事会所作决定的记录、安理会过去两个月来有关纳米比亚的辩论、和南非最近的发展。

早先，我曾致力于列出一份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三年安全理事会所作各种决定的纲要。我相信结论一定会肯定南非对安理会的藐视。

因此，许多分析这份记录的人就会要求安全理事会不能象以前一样，现在一定要采取它过去说过许多遍的“有效措施”，因为他们相信非得迫使南非执行安理会的决定，承认和尊重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任务、和遵守大会的明白表示的愿望不可。圭亚那外交部长在本届大会初期对大会的发言，在这方面反应了广泛的意见，他说：

“对我们来说，通过安全理事会这个机关，更进一步地采取必要的步骤来确保迅速而绝对地终止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A/PV.2249，英文本第23—25页）。

南非对安理会、纳米比亚理事会和大会，还有对世界舆论的蔑视态度，是一件公开的记录。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当南非遭受强烈的国际压力时，一贯地拿骗人的手法来应付。让我们回想一下，当安理会向国际法院寻求咨询意见时，南非就提出要全民投票；当国际法院确认南非留驻纳米比亚的不合法性以后，南非就提出要与秘书长举行讨论；当只不过两个月前面临被驱逐的可能时，南非就提出要在所谓的民族团体之间举行虚伪的制宪讨论——要注意到，其中一个团体基于战略上的理由完全由白人组成，而不问其原来的国籍。最近，南非种族主义者的发言人，以其特有的欺骗方式，宣扬了一种看法那就是纳米比亚人民自决阶段的达成，可比他们早先预料到的十年早得很多。

以南非五十多年来对待纳米比亚人民的记录来看，它对安理会及全世界大部分人民意见的藐视绝不下于所谓的欺诈。这样顽固的行为早就该终止了。

我相信有一些原则和立场是安全理事会全体理事国所同意的。最首要的是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和不可侵犯的自决权利和他们基于纳米比亚的领土自成一个单元而进行独立的权利。第二是，南非没有管理纳米比亚的任何法律权限。道理很简单，南非对该领土的占领是不合法的——或者象有些人说的，是非法的——因此它必须予以结束。说实在的，南非霸占者早就该撤出了。第三项原则是联合国对管理该领土有直接责任，这项责任已经委托给纳米比亚委员会。第四项原则是安全理事会，由其以前的处理经过可以看得出来，承认安理会本身对帮助寻求解决

纳米比亚问题的办法有特殊责任。

然而，虽然我们同意这些原则，我们必须有所准备，不只是肯定它们而已。安理会在过去有关纳米比亚的辩论中，一些常任理事国的立场往往不能与大多数的立场相一致。这次我们事先并没有辩论，但是我相信查查记录，弄清楚那些在十月份否决一项大多数理事国支持的提案的理事国目前的立场，并非是不适宜的。如果我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看起来今天大家所采的立场也肯定了这一点——那么我希望安理会参照新的和展露出来的现实，根据它所作的决定，重新开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的时候，将于必要时，就终止南非在纳米比亚所犯的野蛮劫掠应采的行动，一致达成一项决定。

宪章规定了一定措施的适用，包括第七章所载的措施在内，安理会现在似可表示一下，必要时它是不会犹犹豫豫地来适用这些措施的。

海外有很多关于人们对联合国不满和讥讽的批评。我相信安全理事会对纳米比亚问题所表现的努力不懈的情况会给安理会消除这类忧虑的一个机会。纳米比亚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在注视和等待着。

主席： 谢谢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对我的夸奖。

在请下一位发言人之前，我要告诉安理会，上沃尔特和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写给主席了几封信。这些来信要求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邀参加理事会关于议程问题的讨论。按照惯例，如果安理会同意，我提议邀请以上提到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座位有限，我请刚才提到的代表们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在轮到他们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上沃尔特代表雅奥先生，和尼日利亚代表奥格布先生应主席邀请，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事实上发言人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上沃尔特的代表，我现在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雅奥先生（上沃尔特）：借用联合国通用的一个名辞，偶然由于自动的字母排列次序，我很荣幸地代表非洲国家集团在此地讲话。这个集团指示我，主席先生，首先向您表示我们深深的谢意，而且请你费神对于准我代表非洲集团在此地发言的安理会所有理事国表示感谢。其次我要说我们很高兴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你个人的才能，你在国际事务方面长期的经验，和贵国在关于南部非洲问题上所持的开明的立场，对我们大家在现在开始辩论的纳米比亚问题，或更明显地说，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问题中，将有极大帮助。

对于安理会的各理事国这当然不是一个新问题。其实在某些方面，它甚至比安理会本身还要老些。虽然也许有简短地提到它的历史的必要，我们并不想让安理会听取在它不愉快历史上的曲折枝节问题。

安理会将要辩论的问题是一清二楚的，在最近的十二月十三日那天，大会通过了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 3295 (XXIX) 号决议，决议的第二节全文如下：

“促请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以便依照联合国宪章有关各章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大会第 3295 (XXIX) 号决议）

简单地说，安理会现在必须设法制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安理会的所有理事国都还记得，这一非法占领已有八年以上的历史了，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大会以其第 2145 (XXI) 号决议，结束了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委任统治，自此以后纳米比亚就由本组织直接负责，这并不是轻率决定的。南非对那时名为西南非洲的

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从一九二〇年起到一九六六年止，持续了四十六年之久。从这个时期的开始，南非即以严重违反委任统治的原则和宗旨的手段管理该领土；如以当时的措词来说，这一委任统治是以使该领土人民获得福利和发展为神圣的文明使命的。

尽管有国际社会的批评和谴责，歧视性的规则仍然得到实施，兼并主义者的倾向仍然受到纵容。虽然南非是本组织的创始者之一，它仍拒绝承认联合国对于该领土的权力，并且拒绝将该领土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更有甚者，它根本漠视宪章设置托管制度的原则和宗旨，尽管它是宪章最初的签字国之一。从宪章生效的那天起到一九六六年——共有二十年的时期——南非少数种族主义政权是以不断违反宪章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及第七十六条条款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方式来管理西南非洲领土的。

在整整的那个时期，联合国不遗余力地使南非明白道理。决议，特别委员会，特派团，谈判，国际法庭的咨询意见——没有一样发生作用。每件事都碰了傲慢和轻蔑的钉子。以它残忍的顽固不化和利用我们组织基本上的弱点——缺少任何真正的执行结构——或者，十分简单的，因为它知道最有势力的各国不愿意利用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南非终于将该领土置于种族隔离的可怕的阴影之下。

南非作了各种尝试想并吞该领土的全部或至少一部分。该领土居民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福利和社会进展是南非政府的神圣使命，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规律却是镇压和剥削。

由于这种情况，大会才在一九六六年作了终止南非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的历史性的决定，而且将该领土置于本组织的直接权力之下。这一决定获得国际法庭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咨询意见的肯定，根据这一咨询意见，南非应从纳米比亚撤退。

大会的该项决定也受到南非轻蔑地拒绝以后，本组织又作出了其他的努力，来实现通过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在一九六八年改名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将权力和平地移转给西南非洲人民，从而结束南非在该领土的行政机关。

纳米比亚理事会向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提出的报告说：

“自从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大会第 2145(XXI)号决议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管理权并决定联合国从此对该地直接负责以来，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对纳米比亚问题已通过的决议不下三十七个。”(A/9624, 第 196 段)。

这些决议中所有向南非提出的呼吁都一直是一纸空文，由于南非当局的顽固不化和不守信义，安全理事会第 309(1971)号决议交付秘书长的使命便遭到挫折。一九七三年安理会决定不再在该决议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努力。因此，越来越明显的是，尽管本组织努力设法达成和平解决，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政策既没有朝着有助于和本组织解决的方向发展，也没有朝着遵守托管制度的宗旨和原则的方向发展。

纳米比亚每一天的黎明，都是纳米比亚人民受苦受难的开始。全面政治局势的恶化日甚一日。比勒陀利亚少数种族主义政权以根本否定世界人权宣言的一套法律为基础，全力推行其可耻的种族隔离政策，破坏行为治罪法，恐怖行为治罪法，不道德行为治罪法以及通行证制度等等，都是集体的和专横的逮捕以及政治过程中可耻的歪曲的主要借口。

南非少数种族主义政权实施的野蛮政策，甚至到了当众鞭打的恶劣待遇的程度。监狱里使用酷刑拷打和种种侮辱的方法成了常事，在全面的镇压制度下，甚至宗教和新闻人士也不能幸免。他们的国家已经为外国人所取得。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遭受追逐、迫害和剥削，最后许多纳米比亚人只有亡命国外。而且，尽管就这问题通过了许多决议，南非仍图分割该领土，使其成为许多不同的“家园”，企图粉碎力求创建一个自由的和统一的纳米比亚的团结的和民族主义的精神。

该领土的大部分——也是较富有的部分——保留给了白人，而代表人口极大部分的黑人和有色人种，却被限制于在干燥的“家园”内，在仅足糊口的经济的状况下被迫过着悲惨的生活。

我可以不厌其详地继续描述纳米比亚人被迫辛辛苦苦维持生活的非人境遇；可

是那是多余的，因为这个庄严的安理会的所有理事国一定都知道这些事实。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是不缺乏的。我愿特别提到极好的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亲眼看到的人的报告也不缺乏；许多请愿人已经详细地叙述了纳米比亚人的日常生活。更好地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英勇的自由斗士已经一再地在联合国各机构中向本组织各会员国讲话。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和动员之下所作的顽强反抗，是局势中的杰出特色之一。非洲集团再度希望通过我，向真正代表人民愿望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的英雄的斗争欢呼。

非洲集团今天来到此地并不想开启争辩或引起纠纷。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这次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会议时，唯一希望安理会能够明智地采取措施，为纳米比亚普遍存在的爆炸性局势釜底抽薪。我们集团常常被指责为不妥协的，甚至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我们来到此地，并不是要请安理会作力所不逮的事：我们所请求的是安理会发挥它的影响力——尤其是那些和南非政权维持某些关系的常任理事国的影响力——迫使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出。

南非方面如能就这一点作出庄严的许诺，那是特别令人鼓舞的。为了要创造适合于谈判的气氛和使人们安心，非法的南非政权必须立即采取若干过渡性的措施，譬如释放政治犯，废除种族隔离法律和惯例，以及让逃亡者重返家园等等。

南部非洲的局势正在迅速改变之中，新的葡萄牙已经放弃其早年的盲目政策，而勇敢地从事非殖民化的事业，这是令全体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国家，感到满意的。来自津巴布韦的消息使我们有了在不久的将来有新的，重要的改变的希望。在这希望重燃的气氛中，南非对于本组织的挑战不能无限期地不予置理；联合国必须以它的份量，使天平倾向于自由和正义。这样作，它将帮助避免更多的不必要的流血。

安理会面对着一个有名的，要橄榄枝还是要枪炮的左右为难的处境。我国元首在摩加迪沙要我们请安理会寻找使南非恢复理性的途径，否则谁也不能预言在那

个地区发生的暴乱将把我们带到什么天地。

我们并不怀疑负有维持和平主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将会采取必要措施，使南部非洲特别是纳米比亚的现代与后世免遭惨不堪言的战祸。

主席： 我感谢上沃尔特代表的夸奖。

登记发言的下一位是尼日利亚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奥格布先生（尼日利亚）：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认为您正主持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我们注意到安理会审议的决议草案已获得一致通过，加上其后的讲话，都显示出安理会真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并且极为希望在你主持下对解决纳米比亚局势的事业作出积极贡献，你在国际事务方面的经验是很有声望的，贵国和政府致力于自由事业的不懈努力，现在会得到很多赞赏和欢迎。

安全理事会再度开会来讨论纳米比亚的局势问题，当联合国期望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置于委任统治下的一切领土都要获得自治和独立的时候，纳米比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南非严肃地保证促进该领土居民的福利，才取得了委任统治的任务，可是却严重地违背了它的义务，甚至在国际社会终止它的任务以后，仍然继续非法占领该领土。 南非继续在玩弄割裂该领土的手法，而且以种族隔离思想和它代表的少数白人利益，作为对待该领土的根据。

联合国接过来对纳米比亚人民的责任，就有了一项神圣的义务，使他们在不折不扣和不再延迟的情况下，获得自决和独立。 这件事必须得到大会，安全理事会以及忠于宪章原则的所有会员国的极大注意。

我国代表团认为，作为第一步，安全理事会应按照大会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以终止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以便使联合国能够协助纳米比亚人民行使他们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一年以前，安全理事会参照秘书长关于他所作努力的结果的报告，讨论纳米比亚局势的时候，曾提及秘书长得到安全理事会的任命，寻觅适宜方法以期建立：

“ . . . 必要条件，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自由并严格遵守人人平等原则，行使他们的自决和独立权利。”（第 309(1972)号决议）

秘书长和南非政权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之间的接触明白显示，南非政权不准备对联合国的和解方法作肯定的响应，它们显示出南非政权不准备接受安全理事会为解决这个局势而定出的基本原则。相反地，该政权企图利用这些接触来欺骗世界，巩固在纳米比亚的种族隔离。它先从建立班图斯坦和强迫人民迁移着手，以破坏纳米比亚的统一。正与它所给予秘书长和其代表的保证相反的是，凡是要求撤退南非行政机关的，和要求整个纳米比亚获得自决和独立权的人，它都以残酷的镇压手段来对付他们。

因此，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通过了第 342(1973)号决议，一致决定中止第 309(1972)号决议授与秘书长的任务，并请他把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任何新发展，随时充分地通知安全理事会。

联合国在其各项决议中明确地订出了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基础。它们是：

第一，南非继续驻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南非有义务立即从纳米比亚撤出其行政机关，从而终止其对该领土的非法占领。南非政权想操纵纳米比亚人民行使他们自决和独立权利的方法是绝对做不到的。

第二，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利是不可剥夺的，不可侵犯的，他们必须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和在联合国的主持之下，自由地并严格遵守人人平等原则，行使他们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第三，对于纳米比亚的民族统一和领土完整不能附有任何条件，班图斯坦的建立和强迫纳米比亚人民从他们的家乡迁至他乡的情况必须停止。

过去一年自从通过了第 342(1972)号决议，南非政权没有表示出任何意愿要

遵守这些原则，或表示出它想这样做的任何积极征象。

南非代表于十月二十四日在安全理事会讨论联合国和南非间关系时所作的声明，是再度想欺骗安理会的举动。

我们即便是说注意到了这种说法，表示南非政权承认该领土有特殊的国际地位，表示它对该领土没有阴谋，而且表示应由该领土居民自己来决定他们的前途。可是，我必须针对这一点紧跟着说，我们否认南非政权有任何权利决定纳米比亚不是一个民族，而是由按照该政权为了方便和任意而区分的许多民族组成的。我们必须谴责这个政权割裂该领土和其人民的任何企图。

博萨先生继续表示，已经离开该领土的人可以回去参加选举和讨论，只要他们以和平的方式来这样做，并说他们可以在“法律和秩序”的规定范围以内，宣扬他们赞成的任何宪法上的改动。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南非政权所谓的选举以及什么是它想维持的“法律和秩序”。

在公然蔑视联合国情况下，南非政权又计划在奥万博兰班图斯坦举行选举——在那里，上次的选举曾为其百分之九十八点四的人民所抵制。它继续实施剥夺纳米比亚人民一切自由的镇压性法律，包括臭名昭著的镇压共产主义法，恐怖行为治罪法以及紧急条例。没有得到当局的许可，任何人都不准开会。由于鞭打，拷问和扣留，最近还有数百人从该领土逃走。

在这种情况下，南非政权想为所谓的立法议会的席位举行选举，这个立法议会没有实权，将设立在意图分割该领土的一个班图斯坦中。南非官员甚至明确地表示，在这些所谓的选举举行完毕后，他们打算分割该领土。

博萨先生对于联合国某些成员期望南非在所有事项上妥协而联合国则不作丝毫让步这一点，表示不平。这种说法显示出南非政权现在的心理状态。它似乎不能了解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而且是不能拿这些权利来讨价还价的。

南非政权违犯了全世界给与它的神圣信托。它现在要联合国出卖它所承担的神圣信托。

我们愿意特别指出联合国可以讨论使纳米比亚人民取得他们的权利的方式——在国际法庭咨询意见的范围以内——可是它绝对不能而且也绝对不应该在原则上让步，联合国绝对不能允许违反它的神圣信托的南非政权，监督曾经长期遭受它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民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利。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和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所报导的过去一年中在纳米比亚内部的种种发展，拆穿了南非政权欺骗世界所作的努力的骗局。

只不过在几个月前，在一九七四年六月，它干冒世界反对宣布已派遣陆军到卡普里维地带。

在纳米比亚它使用了更强烈的镇压手段，使数百人从该领土逃走。

尽管国际社会表示了震惊和愤怒，它仍然没有采取步骤来终止傀儡酋长命令的对人民领袖狠毒的鞭打。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其青年团的许多领袖遭受扣留和单独监禁达数月之久。好几个人因为要求执行联合国的决议被判长期监禁，其中一人，科马蒂先生，是一位二十二岁的青年，他被单独监禁一百三十二天而没有任何罪名，然后他以用调羹在监狱墙上乱写政治标语的罪名被控。

非但没有和解的迹象，政治犯数目，和对于一切寻求真正自由的人的迫害事件反而增多了，我们对于若干囚犯病重的消息非常关切，关于这一点我昨天在大会全体会议上曾提出呼吁，今天我想在此地作同样的呼吁。

我们认为安理会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要求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出，并根据宪章制定适当措施使南非非这样作不可。关于这件事的安全理事会以往的决议和大会最近的决议都已明确地指出了这些措施，我们希望所有会员国在执行这些措施方面会给与充分合作。

我想特别吁请安全理事会的三位常任理事和其他与南非继续维持关系的国家，在这方面给予合作，它们实在负有特殊责任。正因为它们过去的勾结，使南非政权能够反抗和蔑视联合国，来压迫纳米比亚人民和剥削该领土的资源。

我们请这些国家停止它们的勾结，而且使出一些力量，以便不仅是对纳米比亚人民而且对联合国本身都有好处。

主席： 谢谢尼日利亚代表的夸奖。

安理会各理事国还记得，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我们按照肯尼亚、毛里塔尼亚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在 S/11580 号文件中提出的请求，决定根据第三十九条邀请穆埃什哈恩格先生。按照该项规定，我现在邀请穆埃什哈恩格先生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穆埃什哈恩格先生： 在我谈到正在审议中的项目以前，我非常愿意代表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代表所有纳米比亚英勇的人民，为有机会再次在联合国这个庄严的机构发言，向阁下，并通过阁下向安理会各理事国表示挚诚的感谢。

安全理事会再度要讨论纳米比亚问题。诚然，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问题。过去二十八年来，联合国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但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这个问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恶化下去。现在，今天，纳米比亚的情势已告最为严重；我们认为，它不仅威胁了南部非洲所有人们的幸福，也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过去二十八年以来，我们亲爱的祖国的悲惨的和难以忍受的故事，以及我国人们每天都在遭受的痛苦。屡次被提请联合国的各种机构，包括安全理事会注意。

可是，今天，纳米比亚仍然是世界上受剥削最利害的殖民地，纳米比亚的人民是最受压迫，所受的待遇最不人道的人民。这种情况被容许继续存在并恶化下去，因为那些可以尽心尽力保卫自由和正义的人们不愿那样做，他们把经济利益看得比人命更为重要。因此，纵然本安理会的若干卓越理事国在这里或别的地方多次表示过关怀和忧虑，但是在从纳米比亚土地上消除法西斯殖民主义和白种优越主义方面，一点具体的行动也没有做出来。

不过，我们从未请求这个组织或任何人同情或怜悯，因为我们知道自由的代价是痛苦，而且往往是要牺牲人命的。

纳米比亚人民长久以来立下决心，要使用一切我们现有的手段，在联合国的支持和援助下，解放自己——但是，如果有必要，我们也会自求解放。

这一次，正如过去一样，我们又一次来到联合国这个庄严的机构，重申我们对《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哲学的信念。我们来到这里也要重申我们自己——重申我们的自由、生命、作为一个主权人民，作为一个统一的纳米比亚的主人的独立政治存在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民族解放力量同受北约组织及其他组织某些强大成员所支持和唆使的南部非洲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力量无情的对峙和敌对了多年以后，看来在非洲该地区的非殖民化方面已有了获得进展的希望。葡管各领土各民族运动的斗争成功所造成的最近的种种情况，决定性地指出了被压迫人民和殖民地人民迈向自由和独立已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历史过程。什么镇压或暴政，也不能扭转这个过程。

因此，已经到了在纳米比亚的比勒陀利亚非法政权充分了解这个历史的必然趋势的时候：纳米比亚，象已得到自由的几内亚——比绍和快要取得自由的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其他地方一样，将会获得自由。我们都希望以正义及和平的方式解决纳米比亚的政治问题，但是我们不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来求取和平。不。我们将继续斗争，确保纳米比亚，会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取得自由和独立。在这方面，我们永远不会妥协。沃斯特以及他在纳米比亚的代理人要了解这一点，并且要立刻停止一切故意或间接地违犯或破坏纳米比亚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团结的行为。

在这个时候，我不想细说纳米比亚问题的内容和详情——在沃斯特的非法、残酷和暴虐制度下，我们的人民所遭受的罪恶的镇压和谋杀。在以前和最近我们都已经在这里和别的地方这样作过了。这一次，在安全理事会辩论纳米比亚问题的时候，我亟想知道，从葡萄牙新政府对莫桑比克、安哥拉、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所作出的实际反应，和最近南部非洲的发展情况来看，我们能不能够寄望沃斯特在纳米比亚的非法政权准备作出承诺，最低限度接受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和决定，以及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庭的咨询意见。这些决议、决定和咨询意见在一起构成了一份就纳米比亚控诉南非的基本起诉书，并指出该政权立即撤出我们的国家，通过联合国将一切权力交还纳米比亚人民的道路。这样做，就会表示出

沃斯特政权对待纳米比亚问题的诚恳、善意与正确的态度，并为真正的南部非洲和缓铺路，这会对于所有在纳米比亚安家的人带来和平与和谐。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是，我国继续被非法占据，我们也不能接受白人狂妄地认为他们可以在南部非洲永远保持白人的优越地位。而在这里，南非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动力量的堡垒。部分是为了这个原因，该政权今天被大会本届会议的民主多数票所排斥。

在这方面，现在要看沃斯特走不走正道。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仍然要处理的事情——即南非与本组织的关系——牵涉到比勒陀利亚政权顽固蔑视国际法和联合国权力的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个是人人讨厌的种族歧视政策本身。这种政策是由一个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当作法律和政策残酷地强加于当地的非洲大多数的。在这方面看不到任何改变。

第二是南非对罗得西亚事务的插手，办法是用它驻在那里的军队，或是用破坏本理事会在一九六八年规定的对罗得西亚非法政权施行的经济和外交制裁。

第三，也是最后，还有南非继续非法占据纳米比亚——联合国负有直接责任的一个国家。

在每一个这些例子中，以及在其他的例子中，都是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违抗和本理事会某些理事国的执拗态度使比勒陀利亚和本组织之间已经紧张的关系恶化下去。

因此，虽然我们十分高兴欢迎新的里斯本当局就有关葡管各领土问题所提的倡议，并对津巴布韦最近新的积极发展感到满意，又虽然我们仍然深信，在纳米比亚，胜利最后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但是我们仍感遗憾的是，比勒陀利亚非法政权不管世界上拥护民主的绝大多数的呼吁、建议、谴责和警告，仍然在损害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所有这些努力看来都未受到重视。谚语说：“最聋者莫如不肯听话的人。”

主席先生，安理会英明的各理事国，我认真地向你们发出呼吁，特别呼吁那些能使沃斯特及其部下听话的安理会理事国，从中斡旋，劝劝这个犯罪集团遵守并服从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和决定，包括一九七一年六月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为了和

平和正义，比勒陀利亚的朋友和友邦们可能需要向沃斯特集团大声疾呼。虽然这样做对沃斯特集团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但是我们仍然相信，这样做比用机关枪的枪声来震醒他们要好一点。

我们也是一只手拿着橄榄枝，一只手拿着自由战士的枪来到这里。至于最后我们手中将会剩下那一件东西，就要看比勒陀利亚政权和它的保护者了。

我们的斗争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我再重复，并不是——跟殖民主义、白人优越主义和纳米比亚班图斯坦搞好关系；而是在我们的土地上根除所有这些东西，建立一个以大多数统治为原则的新民主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白人黑人、所有土生的和归化的纳米比亚人都可以个别地、集体地为统一的纳米比亚的普遍幸福和繁荣尽力作出贡献。

我们觉得，如果南非的种族主义领袖要说服黑色非洲和全世界，他必须首先承担有关纳米比亚的国际法所规定的义务，而且在这方面，他必须充分遵守联合国的所有有关决议和国际法庭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建议。这就是说该政权要保证撤出纳米比亚，使我们——纳米比亚人民——能够尽早取得自由和独立。这才是沃斯特首先必须做的，因为纳米比亚这个地方显然根本不关他的事。我们这样说。联合国也这样说。连国际法院也这样说。

今天的《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报导沃斯特提出了“一个解决拖长的罗得西亚危机的计划……”。如果他的意思是最后决定脱离罗得西亚，让当地人民能解决这个问题，使他们能建立一个大多数统治的政府，这是最受欢迎不过的改变。但是，如果这又只是沃斯特的两面手法，或者是他用来扰乱南部非洲局势的阴险计划，那么，这种行动当然必须要揭露、谴责和抵制。我们要严肃地、明确地告诉沃斯特，如果他希望与非洲其他部分建立和平和合作的关系，他必须公开定出一个撤出纳米比亚的计划，同时要为南非本身也定出一个计划，不久在那里建立大多数统治。这样，南非就不仅可以期望得到非洲其他地区的善意和宽大对待，也可以得到全世界的善意和宽大对待，而且最后也许获得全世界的接受。

南非的种族主义领袖不履行这些有关纳米比亚的义务和建议，反而在纳米比亚对我们的人民施行镇压和暴行。然后他不断警告和威胁我们的人民和黑色非洲，象最近他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五日在广播中说的，我引用原文：“我们不会容忍任何暴力的威胁。我们必须而且一定会在西南非洲维持秩序。”现在，到底谁在使用威胁和暴力呢？难道不是沃斯特政权非法占领了纳米比亚吗？难道不是沃斯特和他在纳米比亚的代理人每天在虐待、监禁甚至谋杀我们的人民吗？难道不是法西斯南非侵犯了邻近非洲共和国的领土完整？这一个集团在愚弄谁呢？不是我们，我们希望也不是这个庄严的机构。

我们坚持，纳米比亚不关比勒陀利亚非法政权的事，必须由国际大家庭的集体力量强迫它撤离纳米比亚。在这方面，我们仍然深信，西方的强国应该说服它们的盟友南非接受纳米比亚人民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要求。

最后，主席先生，我谢谢你和你的同事再次让我们在安理会上发言。

阁下是一个新的，进步的和有活力的政府和国家——澳大利亚——的杰出代表，阁下主持这个辩论，意义是重大的。阁下是外交和国际事务的一位老手。我们深信，以阁下的经验和阁下个人对联合国宪章的信守，将可保证最后为纳米比亚和纳米比亚人民伸张正义。

主席：谢谢穆埃什哈恩格先生的夸奖。下一个发言的人是摩洛哥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泽美先生（摩洛哥）：我国大使摩洛哥常驻代表本来打算亲自参加这次辩论，但因为要返回拉巴特进行紧急协商，所以请我代他念出他已拟好的发言稿。

主席先生，今天，我国代表团代表阿拉伯集团和摩洛哥王国向安理会发言，首先我们希望向阁下和安理会各成员表示深切感谢，感谢你们让我们参加有关纳米比亚这个重大的问题的讨论。

自从联合国开始处理这个问题以来，已经二十九年了。在这二十九年内，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从未取得真正的进展，也就是说，我们的组织一直没有作到从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的南非政府取得丝毫有关撤出该领土的承诺。

因此，纳米比亚的问题并不是新的，所以我不打算详细谈论它的各个方面。

但是，简单地回顾一下某些事实，作为我们辩论的出发点，也许不会是我的偏差。

例如，我想提醒安理会，就在本组织大会第一届会议上，南非政府竟胆敢要求把纳米比亚纳入它的版图。这个事实本身虽没有讲明但却明白承认这件事是受联合国管辖的。这个令人惊异的要求被大会否决了，这是对的，大会还要求南非把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权移交给本组织。

在我们设法与南非政府达成让纳米比亚人民行使其自决和独立权利的解决的努力中，所们采用了一切和平的办法，都没有成功。

早在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联合国已撤消南非对该领土的委任统治权，由联合国直接对该领土负责。后来设立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被委托管理该领土，到该领土取得独立时为止。国际法院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发出的咨询意见确认该理事会的委任统治权，并且毫不保留地认为大会所作撤消南非的委任统治权和直接对纳米比亚负责，直至它取得独立为止的决定是正当的。

今天，我们简略地对我们在这里处理的问题作历史回顾是要紧的，只要我们指出：虽有本组织、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在过去几十年以来所作的努力，南非仍然一贯地拒绝同联合国合作，以达成能让纳米比亚人民自由行使其自决和独立权利的解决办法。

但是，在我谈到过的国际法庭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发出咨询意见后，南非破例同意让本组织的秘书长访问纳米比亚。这为我们所有人带来了一线希望希望终于我们能够看到南非与联合国就这个问题进行对话。我们想——虽然并不是没有心里面的保留——打开对话的大门可能使得比勒陀利亚政权改变态度；但是这一线希望，这种幻想，不久便幻灭了。秘书长及其代表与南非的对话突然停顿。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安全理事会被迫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不再根据第309(1972)号决议作出其他的努力。

南非要对这种情况负全部责任，因为它又一次表现出明显地欺诈。事实上，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明显地是利用与联合国接触来达到内部的政治目的，以打破孤立和宣传它本身炮制的自决观点，这种观点的目的就是要骑在纳米比亚人民的头上，永远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国际领土。

虽然同南非接触并没有如我们的理想，但秘书长及其代表到纳米比亚一行仍然确实澄清了某些忧虑。一方面，正如已经强调过的，它指出南非政策仍然毫无改变，而且这个种族主义政权打算继续骑在纳米比亚人民的头上；另一方面，同一次访问也向那些心中仍有怀疑的人指出，纳米比亚人民团结一致，表示坚决要在一个统一的纳米比亚中行使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南非代表在最近向安全理事会发言中再次表现了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狂妄自大的态度。特别是，该代表确认了一个消息，就是它的政府支持白人国民党提出的关于在多种族的基础上在纳米比亚“各人民”间就该领土的未来宪政问题进行可能谈判的建议。

正如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今年九月二十六日给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信中所强调的，这是一种“处心积虑的和存心不良的政治诡计，目的在给世界舆论一种错误印象”。

此外，这个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时又说：

“管理该领土的指导方针，是为该领土的最大多数人民取得最大的利益。但他们的文化和发展是非常不同的……”

“他们的政治前途，不是决定于南非，也不是决定于联合国，而是决定于该领土人民本身。在这方面，在他们的面前摆着一切的选择。”（第一八〇〇次会议，英文本，第47页和48页）

我们所听到的是一个谬误的和虚伪的发言。这个发言提到文化和社会阶层的差异，对我们来说是证实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顽强地执行所谓“班图斯坦化”的分裂政策。

在这期间，纳米比亚的局势不断恶化，正如我们的秘书长在他向大会提出的年度报告的序言里所强调的一样。特别委员会编制的一份报告描述了纳米比亚人民所遭遇的悲惨命运，其中说：

“……………在过去一年……………南非非法政权和所谓‘家园’的当局对纳米比亚人所施行的警察恐怖和威胁不断升级。”（A/9623/Add.3, 第11段）

特别委员会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分别在它们的报告中谴责所有的镇压措施。这些镇压措施的受害者是纳米比亚人民。纳米比亚就是比勒陀利亚非法政权正在那里推行种族隔离和“班图斯坦化”非法政策的领土。

面对着这种无情的镇压，鉴于南非对一个国际领土的非法占领——这是典型的侵略行为——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寻求终止这个局势的办法，特别是因为联合国有责任保护纳米比亚人民和维护这一国际领土的前途。有些人希望我们相信，我们的组织面对这种情况是无能为力的。对我们来说，我们相信，面对着一个国际领土的非法占领和一项侵略行动，我们的组织，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应以适当方式采取有效的行动。南非非法占领这个国际领土是对和平的一项威胁，是一项典型的侵略行动，因而安全理事会有责任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采取适当措施来终止这个严重的局势。

本身是犹太复国主义占领的受害者的阿拉伯人民，只能出于正义，同正在向南非种族主义侵占者进行合法斗争的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彻底团结起来。在这里，我们希望向这个英雄的人民及其真正的领袖保证，我们会积极地 and 不断地支持他们。

还应该强调的是，若干国家同南非在不同方面的合作，以及在纳米比亚的外国投资，都是对纳米比亚人民的事业有害的，并构成对该种族主义政权藐视本组织各项决议的鼓励。正如不久以前《外交杂志》所指出的，“国际投资所起的作用，是巩固了国民党的方案，以维持白人统治。”

因此，我们向这些国家呼吁，希望他们终止与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的一切合作，并对受它们管辖的公司行施压力，强迫它们停止在纳米比亚投资和耗尽该领土的自然资源。

我们深信，对纳米比亚的前途和保护该领土人民负有责任的安理会将能够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寻得有效手段来停止南非对本组织的挑战，重新取回纳米比亚国际领土。我们愿意相信，安理会各理事国——所有的理事国——会知道怎样负起责任，以期终止纳米比亚现存的、严重威胁着国际和平的严重局势。

主席：我想告诉安理会，我刚收到索马里常驻代表的一封信，要求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邀请索马里参加我们的讨论，但无表决权。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了这项请求，并请索马里代表参加我们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索马里代表胡辛先生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

主席：我现在请索马里代表发言。

胡辛先生（索马里）：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以本年度非洲统一组织主席和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对阁下担任安全理事会十二月份的主席这个崇高职位致以最衷心的祝贺。

我非常多谢阁下和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允许我就纳米比亚问题向安理会发言。在今年六月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中，这个问题得到了特别的注意，因为各非洲国家都敏锐地警觉到有关该领土的局势已到达了危急的阶段。局势是危急的，因为没有人能再借口南非需要较长时间来遵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非洲国家元首采取了现实的看法——反映在首脑会议所通过的关于纳米比亚的重要决议上——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作好准备，执行它的关于纳米比亚的决定，必要时采取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强制措施。

自从大会终止南非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权——安全理事会一再赞同和确认的决定——以来，已经九年了。自从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认为南非继续驻在纳米比亚构成对该领土的非法侵占以来，已经四年了，在这些年中，联合国的主要机关一再谴责这种非法占领，并要求南非撤离该领土。

两年来，秘书长应安全理事会的请求，曾作出特别努力，寻求与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共同点，以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定。但是，我们都知道，该政

权甚至没有作出它们已经答应过的表面改变。的确，该政权决没有朝着设立一个公正和自由的社会前进，而是对纳米比亚人民加强了镇压。南非政府仍在执行它的计划，通过以班图斯坦制度强加于人——一个被联合国早就谴责为基本上不公平的制度——使纳米比亚人民在政治上备受束缚；和永久地骗夺纳米比亚人民的自然资源，政治镇压越来越残暴，而且独一无二的无人道的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仍然在侵犯该领土人民的人权。

很明显的，希望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讨论和和平谈判来取得进展，只是幻想而已。同样是幻想的是，希望在安全理事会的北约组织各国会将它们在理论上对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决定表示的支持付诸行动。它们的国民继续剥削和掠夺纳米比亚土地和人民的资源，不受惩罚；安全理事会认为对纳米比亚问题非常重要的武器禁运，被悍然不断地违犯；最近对于因南非一再违犯人权和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要將南非驱逐的提案被三国否决，是对于纳米比亚的自由事业的一个打击。

幸好除了那些以商业和狭隘战略利益为动机的运动和影响力以外，南部非洲还有别的运动和影响力。葡管领土内解放斗争的成功证明了人民有决心，有能力为自决和独立的权利而斗争。葡萄牙新政府的有远见的政策，是南部非洲风向改变的很好标志。对解放纳米比亚负有特殊任务的联合国不能不利用它所有的道德权力和由它能采取的一切实际措施，以便切实利用南部非洲最近的事态发展所产生的有利条件，不可阻挡的非殖民化的历史过程得以迅速完成。

世界社会可以采取的行动路线是清楚的。安全理事会为了落实它的关于纳米比亚的决定，必须要求南非彻底作出明确和毫不模棱两可的承诺，迅速撤离纳米比亚。同时，它必须要求南非立刻采取步骤，终止政治迫害、消除种族歧视政策以及停止破坏纳米比亚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行径。

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导致终止南非的委任统治权的历史性辩论期间，索马里代表就提出过警告，甚至在当时，联合国就得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执行它的决定，必要时包括采取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强制措施。虽然我们 must 期望南非政府会按

照它的责任行事，但过去不仅是九年甚至是二十九年的经验指出，希望南非政府走公允、正义和和解的道路，是很渺茫的。

如果南非继续冥顽不灵，蔑视本组织，那么安全理事会便义不容辞，要使用宪章规定它有权采取的手段。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为了维护它的权力和声望，它必须执行它的决定，因为不可否认的是南非将联合国和国际法院置之不理，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是国际侵略的行为。安全理事会有着终止这种局势的主要责任。如果安全理事会面对着南非的公然违抗仍然不闻不问，那就等于放弃本世界组织对纳米比亚领土和人民的集体责任，默许南非继续窃占他们的领土和权利。我国代表团深信安全理事会会负起它对纳米比亚、对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对保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所负有的庄严责任。

主席： 谢谢索马里代表夸奖。

午后一时零五分散会